

中原收藏



邹延銮的画

邹延銮(1873年-1945年)原名邹牧,字君格,号少和,清著名画家邹一桂后裔,江苏无锡人,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中举人,次年居住北京。辛亥革命后移居开封,居住河南开封教胡同,以书画为生。书法流畅不失沉稳,秀美却又刚健,既有钟王之意,更有唐碑之气。绘画擅长花卉、山水,初师邹一桂,书法工致,又师高其佩,趋向粗笔写意。其画研静灵秀,浑雅清新,主张作画“以造境为上”。在开封与著名书画家祝元结为义兄,二人名垂汴京。并嗜戏曲,精通音律,著有《豫剧考略》一书。著名京剧艺术大师姜妙香、沈曼华、程砚秋、尚小云和著名艺术大师陈素真均从其学画。
王顺喜供稿

书林漫步

《追寻》的意义

郑海军

世上有许多人认识得很早,却成不了朋友,相见一点头,连话都不愿意多说。也有一些人一见如故,把酒畅谈,只惜时短。我与运昌应该是属于后者。

他比我小一岁,却经历坎坷,几经磨难,初见面,谈及文学,便激动得如寻到自己的队伍,恨不得把20多年压抑在心的话全都说出来。

早年因为家里贫穷,很早便辍了学。他是一个有志气的人,其间历经流浪生活,却并没有因此而沉沦,一心读书,想自学成才。后来遇到初恋的女子,更是激励他在学业上的钻研。虽然最终两个人没有走到一起,却在他心里埋下了文学的种子,这种子一经生活的洗磨,便开始发芽、开花,以至于结果。这部长篇小说《追寻》就是结的第一个果子。

作者是用意在写这部作品。开始我是对作者的语言尚有所挑剔,读着读着不由为主人公的命运所感动,这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编造故事,而是作者把自己的灵魂放到了小说中,虽然这灵魂是卑微的、底层的,甚至是浅薄的,像一棵茫然游荡于汪洋人世的小浮萍。他在迷茫中挣扎着,在爱情中痛苦着,在不断失败和挫折面前流下了绝望的泪水。

一个真正的作家,首先他应该是具有独立思考的分子和独特见解与社会认知的人,是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某种精神和思潮,而绝不是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通俗写手。真正的作家敢于说出内心深处的心声,敢于正视世界上的肮脏和黑暗,揭示人世的真相,把现实的一切秘密挖出来让大家看清楚,而不是躲避事实。真正的作家,总是站在历史的前沿,他不属于自己的时代,但又不忍丢弃那个时代的人而苟活于世。

鲁迅说:“真正的勇士,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,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”巴金说:“讲出了真话,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。”这才是真正的作家所应当遵守的准则。

《追寻》就是这样一部说真话的作品,他太真实了,真实到以为是作者在写自己的自传,语言质朴无华,没有丝毫玩弄技巧的痕迹。作者将生活的真实丝毫没有隐瞒地展示在读者面前。

运昌也有过在家苦读诗书痴迷文学的时期,让周围的人以为他是书呆子。其实哪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没有这个过程呢?那是在大量吸收文学营养的过程,那是一次破茧化蝶前的嬗变。庄生梦蝶,这只梦中的蝶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心灵的世界。虽然我们是贫穷的,但是我们的内心突然强大起来,我们的眼睛已经不在乎生活表面的饮食男女,而是洞察了隐于生活深处的精神层面。

我常说,天不负人,付出一分的努力,必定有一分的收获,在文学上尤其应验。运昌说,他是用自己挣来的血汗钱在养着自己的爱好,这也许是他感动南丁老先生的原因,促使他为该书作序《城市的灵魂》,老先生这样肯定他,至少他是有灵魂的人。具有灵魂的人是高贵的,谨以此文与运昌共勉。

随笔

美丽小村

董晓青

婆婆家的回龙寺村坐落在方城县赵河镇,它祥和、幽静、淳朴、美丽。村东头有条小溪,水是山涧里的泉水,清澈见底,时见几条寸长的小鱼游来游去,怡然自得。小溪两边高挑的班茅吮吸着春雪,显得生机勃勃。穿过白杨林,簇簇般高的麦苗展现在眼前。一群群的鸟儿不时从小河,湿地飞起,好一幅田园风光。

这几年乡亲们出去打工的多了,两层高的“乡村别墅”又多了几排。而位于村子中心的“小湖”,倒映红色的“乡村别墅”倩影,湖水中的鸭子抖动着雪白的羽毛,生出朝气!

过去村与村、田与田之间的不路是泥巴土路,一到下雨天,泥路就坑坑洼洼,走起来实在不方便。现在,村村都通了20厘米厚的水泥路。家家嫂子说,今年粮食收送一体,地里收完直接送到镇粮食收购站,省心省力了。畅通的道路缩小了城乡的距离,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从未有过的便捷。村子的山墙上半米高的“要想富,先修路”大字很是扎眼。

田间的水渠护佑着这片土地,使其旱涝保收。作为全国15个粮食生产超亿斤镇、全国20个粮食生产整体推进镇,赵河镇近年来也被选定为“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改革试验区”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目的是保证粮食丰收,促进粮食增产高产,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是保障农田水量供给。冬日里,虽看不到清渠流水,但这条条水渠环绕在田间地头,把农田切割得条块分明,为小村增添灵动的气息。老家的“女高音”四柳,黑红脸上总是显得神采奕奕,她对俺说,现在咱们富了,不缺吃的穿的,开春暖和后要带小孙子出去旅游,看看外地的风景。本家的二哥告诉我,现在家家都有机动三轮,干活直接可以开到田间地头。

村村通、田间通的水泥路,环绕的灌渠,村里新盖的楼房,使回龙寺这个离县城40多里地的小村悄然发生着变化,变得亮了、畅了,变得越发美了!

痛悼恩师雷抒雁

姜红伟

2013年2月14日凌晨1点31分,一位中国当代诗坛上杰出的诗人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,永远离开了喜欢他的读者。他,就是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雷抒雁先生。

2月15日上午11点34分21秒,当一位山西诗友从网上告诉我这个噩耗的时候,我顿时懵了!我不相信这是真的,我不相信这是真的!我哆哆嗦嗦地点开雷抒雁老师去世的消息和哀悼雷老师的帖子。犹如听见晴天响起的一声霹雳,我禁不住悲从中来。于是,我一边读着,一边哭着,哭我的恩师雷抒雁先生,悲伤的眼泪夺眶而出,模糊了我的视线,模糊了我的回忆——

在我心目中,我始终视雷抒雁先生为我的恩师。

雷抒雁先生的诗对我有恩。1980年冬天,我14岁,上初中一年级。那时,我特别喜欢看书,是一个小书迷。有一天,父亲从外地出差回来,给我买回一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诗集《小草在歌唱》,作者叫雷抒雁。那是我平生拥有的第一本诗集,对于一个小书迷来说,这本诗集简直就是我的宝贝!从此,我被这本诗集迷住了,爱不释手地阅读着每一首诗。其中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首首长诗,题目叫《小草在歌唱》。那时,虽然我不懂诗,但是这首诗读着好听,记着好记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以至于,我读了几遍后便将这首诗完整地背了下来。我将这本诗集捧在手里,读在心里,起早贪黑地沉迷于这本诗集的阅读中,整个寒假,我是在阅读《小草在歌唱》中度过的。由于对这本诗集的过度痴迷,以至于寒假里老师布置的作业都没有做完,开学后被班主任好一顿批评。从那时开始,少年的我迷上了诗歌;从那时开始,我知道了中国有一位诗人叫雷抒雁;从那时开始,我知道了中国诗坛上出现了一首名叫《小草在歌唱》好诗;从那时开始,我受雷抒雁老师诗歌的影响开始走上诗歌的道路,并最终成为了一名热爱诗歌的诗人。

对我有恩的不仅仅是雷抒雁先生的诗,他的人格对我更有恩。去年4月,为了纪念上个世纪80年代诗歌黄金时代的辉煌历史,我决定依托自己收藏了30余年的珍贵诗歌资料在我们当地——大兴安岭呼中区创办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。这个举动形成后,我决定请一

位在中国诗坛上德高望重的诗人题写馆名。当时,我的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诗人就是素来在诗坛上以人品好、诗品好而著称的雷抒雁先生。通过联系,著名诗人、辽宁的末凡老师把雷抒雁先生的手机号告诉了我。4月29日,我十分冒昧地给雷抒雁老师先发了短信,简单介绍了我创办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的想法。接着,又挂通了雷老师的手机。那时,雷老师刚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,工作很忙,正在外地开会。在手机里,我向雷老师谈了我的建馆构想,并请他题写馆名。这是我和自己崇拜的诗人第一次通电话,我的心情忐忑不安,不知道雷老师能不能答应我、支持我。没想到雷老师真是一个可敬、可亲、可爱的诗人,听了我的介绍后,他很快地表示了对我工作的支持,他觉得创办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是一件很有意义、很有价值的好事,如果建成了,对中国当代诗歌来说,必将功德无量。于是,他欣然同意为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题写馆名。通话结束后,我的心情十分激动,为自己有幸遇到这样一位恩师而高兴。5月18日,在翘首期盼中,我收到雷抒雁老师从北京寄来的挂号信。打开信封,一股浓浓的墨香扑面而来。一纸珍贵的墨宝映入眼帘: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。手捧雷老师的毛笔题词,我顿时喜出望外,激动万分。怀着感激的心情,我给雷老师打了电话。在电话里,我向他深深地表达了谢意!经过近半年的筹备,在全国各地诗友们的帮助下,我的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定于10月10日开馆。9月23日,我又给雷老师打了电话,邀请他来呼中区参加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的开馆仪式。那时,他因为感冒正在住院治疗。由于无法前来,他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,希望我努力办好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。聆听了雷老师的教诲和嘱咐后,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雷老师早日康复!

今年春节前夕的正月二十九,为了表达对雷老师的感恩之情,我提前给雷老师发去一封原创的短信,表达我的敬意,提前给他拜年。结果,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。我哪里想到,几天后,我最崇拜、我最敬仰的雷老师突然驾鹤西去了!

雷老师,请一路走好啊!到了天堂后,别忘了再继续给热爱您的读者写出好诗来啊!



夜晚的函授生(油画) 萨罗明

绿城杂俎

霾嗟

高玉成

前不久,到医院看颈椎,医生的建议是:“每天晚上数星星!”

但是,这天上还有星星吗?

我小的时候,有一首歌谣:“天上星星亮晶晶,站在大桥梁北京;望到北京天安门,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。”虽然有个崇拜之嫌,但那个时候,“天上星星”真的是“亮晶晶”的;只要是阴雨天,每天晚上真的是可以数星星的。

但是现在,即便不是阴雨天,也很难看到星星了;即便看到星星,也只是稀稀拉拉的几颗,很难看到繁星满天的景象了。每天晚上数星星,已经是一种奢望。

我们突然懂得,那遮天蔽日的白色烟尘,已经不再叫雾,而是叫霾。我们突然懂得,霾是一种叫做PM2.5的东西,也就是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.5微米的颗粒物。这些颗粒物是人类制造的大气污染,是直接被吸收到肺里的。我们被笼罩在灰霾里,不仅看不到星星,还要把那些有毒有害的微小颗粒吸进肺里。

前不久,钟南山院士警告我们说,霾比非典更可怕,非典可以隔离,而大气污染是任何人跑不掉的,它对人体造成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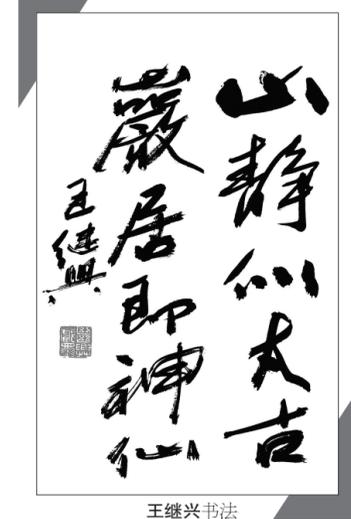
有报道说,今年1月份,北京只有5天不是灰霾天;而这10年来,北京肺癌增加了60%。不知道这样的结果该怪谁,也许谁都不怪,只是工业发展的代价。

……现在,我们只能用自己的肺,来接纳自己制造的污染;用自己的生命,来为工业发展埋单。

2012“人类大劫难”的预言曾引起过一些人的恐慌,后来我们被告知,那只是人们对玛雅人古老历法的错误解读。

但是,从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几次生物大灭绝的情况看,“人类大劫难”并非妄言;而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无尽掠夺、破坏,很可能大大加快了“劫难”的来临。

150年前,一位印第安酋长说:“地球不属于人类,而人类属于地球。”如果我们所造成的危害只是阶段性的,那希望这一阶段尽早过去;如果这种危害还将随着工业发展进步继续加大,那不用说天上的星星,即便我们生活的地球,也迟早不属于我们了!



王继兴书法

麻辣烫被送进急救室,宋翔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,脸色煞白,整个人如被抽去魂魄,不管我和他说话什么,他都好像听不到。

我给麻辣烫的妈妈打电话。深夜三点多,电话响了半天,才有人接,老年男子的声音,略微急促地问:“你是苏蔓?小怜出了什么事?”

我无暇惊讶于他的智慧,快速地说:“她现在在医院的急救室,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”

此时,声音倒平静了:“哪家医院?”我报上医院地址,他说:“我们立即到。”

不到半个小时,一位面容方正的男子和王阿姨匆匆而来,王阿姨看到宋翔,满面泪痕地冲过来:“我就知道你害她。”

“阿云。”许仲普拉住王阿姨,完全无视宋翔,只和我打招呼,“苏蔓?小怜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“伯父不用客气,我和麻辣烫……怜霜是好朋友。”

不一会儿,有几个医生赶来,这家医院的院长也赶来了,整个楼道里人山人海,乱成一团。院长请许伯伯到一间屋子休息,从屋子的屋顶大玻璃窗可以直接看到急救室里面。

宋翔仍然坐在急救室门口,不言也不动地等着。我陪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,有人来叫我,说王阿姨想和我说话。

进去后,发现王阿姨一直在哭,能说话的显然只有许伯伯,他问我:“小怜手术后身体恢复得很好,从来没有任何问题,为什么突然就这样了?”

我觉得只能实话实说:“她发现了宋翔是许秋的老朋友,又发现了她的肾脏是许秋。”

王阿姨听到,眼泪落得更急,一边哭一边骂宋翔。

许伯伯盯着急救室内忙碌的医生,脸色很难看。

我突然想起陆励成,这人这么久都没上来,看来是被警察抓走了。“许伯伯,刚才怜霜……”

“我听到你叫小怜麻辣烫,是她的外号吗?你就叫她麻辣烫吧!”

“好!刚才麻辣烫突然昏倒,我们为了尽快送她到医院,闯了无数红灯,还差点撞翻一辆警车。是陆励成开的车,他被警察抓走了。”

很久后,看到急救室的医生向外走,我立即冲出去,和宋翔一起围住医生。医生根本不理睬我和宋翔,直接走向屋子,和许伯伯讲话。

我和宋翔只能站在门口偷听。有一个医生应该是麻辣烫的老医生,和许伯伯很熟,没太多修饰地说:“情况不太乐观,她体内的肾脏和身体出现了排斥。”

王阿姨叫:“怎么会,已经六年了,这么久都没有排斥,怎么突然就排斥了?”

一堆专家彼此看着,表情都很尴尬,最后是一个年轻的医生解释说:“这种现象在医学上的确很罕见,一般来说排斥反应最强烈的应该是移植手术后的头一年,时间越长越适应,不过也不是没有先例,英国曾有心脏移植十年以后出现排斥反应的病例。目前,您女儿出现排斥的具体原因,我们还没有办法给出解释,我们只能根据身体现象判断本体和移植体产生了排斥。”

王阿姨还想说话,许伯伯制止了她:“现在不是去探究科学解释的时候。”他问医生:“排斥严重吗?”

年轻医生接着说:“我们人类的身体有非常完善的防御机制,对外来物如细菌、病毒、异物等异已成分有天然的防御方法,这些方法包括攻击、破坏、清除。正常情况下,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。所谓排斥反应就是肾脏移植后,供肾作为一种异物被身体识别,大脑发出指令,并动员身体的免疫系统发

起针对移植物的攻击、破坏和清除。一旦发生排斥反应,移植肾将会受到损伤,严重时会导致移植肾功能的丧失,甚至危及生命安全。目前,我们还不能确定排斥反应会进行到何种程度,这要取决于病人大脑对移植肾的判断和接纳。”

王阿姨猛地向外冲来,如一只被抢去幼崽的母猫般扑向宋翔,劈头盖脸地打宋翔。

“我们谁家竟欠了你什么?你害死一个不够,又要害死另一个,如果怜霜有个三长两短,我就和你同归于尽……”

众人拉的拉,劝的劝。我安静地走进了隔离病房,揪着麻辣烫的耳朵,对她很用力地说:“你听着,我不接受你的道歉!你如果真觉得我是你姐妹,你就醒过来来补偿我,我要真金白银看得见摸得着的补偿,你丫的别用什么‘对不起’‘原谅我’这种鬼话糊弄人!他母亲的,这种话,说起来又不费力气,让我说一千遍我也不带打磕的,你可听好了,你姐姐我不接受你的道歉!不接受!”

连载

他的儿子很可爱,他喊柳含烟为大姐姐。

他说他今年5岁,会背很多唐诗,他还说他最爱爸爸,因为爸爸会讲很多很多的故事;他说他长大后要做科学家;他说他妈妈烧的西红柿是天下最好吃的;他说他最爱吃香芋冰淇淋,但爸爸不让他多吃。

他问:“大姐姐你今年多大?”柳含烟说:“20岁。”

他说:“20岁你还哭,真羞啊。”柳含烟就笑了。

他有着一个幸福的家庭,自然是有着阳光的生活。而她呢,她只有他,但她却不敢揭穿那些事实,很残忍,甚至是血淋淋的。

柳含烟买了一条与他老婆一样的绿色吊带长裙,他看到后先是惊讶,然后说:“很漂亮。”

“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?”“是的!”

她竟然幸福地在心里开满了花,抱着他亲个不停。

他也很开心,说快乐着她的快乐。

她说:“我给你生个孩子吧?”

颜浩林突然就呆住了,柳含烟分明看到了他的惊慌。她又说:“我只想给你生个孩子!”他还是沉默不语,低着头。

柳含烟跪在他面前说:“我真的只是想给你生个孩子,别的什么要求都没有了,好吗?”

颜浩林冷冷地说:“不好!”

“为什么?我连给你生孩子的资格都没有吗?”

“那样对你不公平!”

“我不在乎!”

“我在乎!”

然后,他就走了,这是第一次,他摔门而去。

那天,她像往常一样跟在颜浩林的妻子后面,看着她被一辆疾驶的摩托车撞倒了,是柳含烟打的120,她守着她一同去的医院。那时,他应该还在认真地工作。

一种习惯?原谅他,好吗?他只是一个人,也请求你能原谅我,我的他是一个丈夫,也是一个父亲!”

“我……”柳含烟千言万语却只能说出一个字“我”,我能怎么办?我该怎么选?我可以原谅谁?我应该怎么选?

原来,他的妻子早就知道了他们之间的事情,却始终忍受着。

颜浩林不知道自己的妻子与柳含烟见过面,在柳含烟要面临选择的时候,他同样也要面临选择,他们已经无法纯粹地在一起了,因为他们必须有所选择,也必须要有有人做出牺牲,他的妻子牺牲了八年,接下来要怎么办呢?

就在这个时候,林若兰找到了柳含烟,请求她能帮助自己。

柳含烟收到了林若兰的邮件,她只注意到了徐世伟的一个爱好:看书。

她嘴角轻轻一笑,眼睛瞄了瞄在墙边如山般的书,她问颜浩林:“爱看书的男人多吗?”

“多,我身边有很多。”他在洗草蓓,旁边还有芒果等着他切片。

“那你说爱看书的男人是怎么样的人?”

“也喜欢爱看书的女人。”

“所以你不是想让你自己才会喜欢?”

柳含烟把视线放在颜浩林身上,心里顿时冷透了。

“我只是想让你爱自己而已!”颜浩林把一个草莓喂到她的嘴里,脸上洋溢着暖暖的笑。

“等我爱自己了,你就能离开我了?”柳含烟穷追不舍。这么多年了,她一直在做着喜欢的样子,他成了她的王。

“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些不开心的话?”颜浩林脸上的笑没了,怏怏地坐在沙发上。

“总是面面对,不是吗?”

“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,我会处理的!”他有点急了。

“不,这是三个人的问题,也可以说四个人的。”她淡淡地看着他,看着他脸上的不快,看着他眼底化不开的阴翳。

“你说什么?”颜浩林很不解地看着她,有点害怕,好像深藏许久的秘密被别人发现了。

“我见过你的妻子,还有儿子,他喊我姐姐。”柳含烟一字一顿地说。他脸上有着复杂的表情,眼睛里闪着痛苦的光。

无论多么优雅的人,在面对爱情时,总显得那么盲目而单纯。